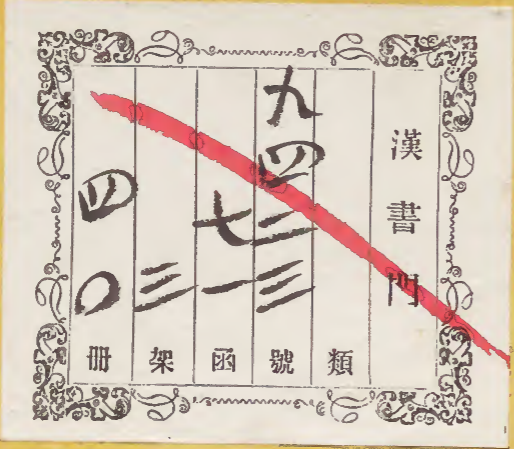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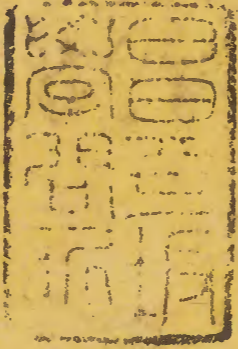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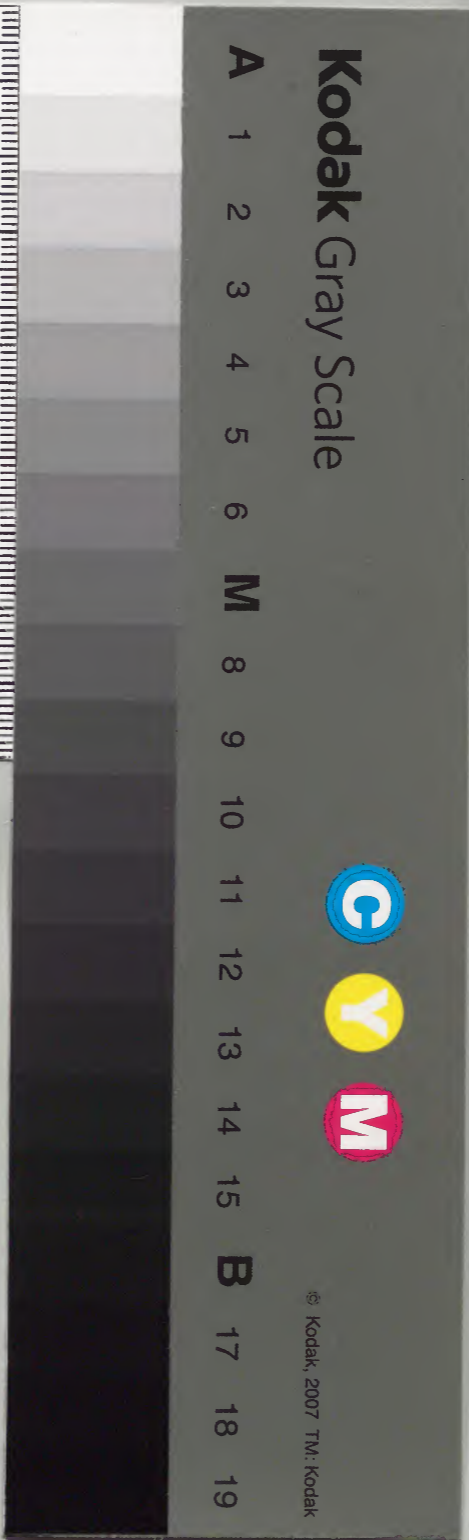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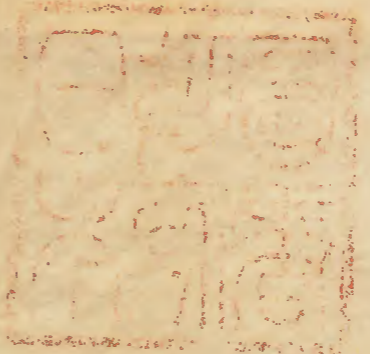
真西山讀書記

卷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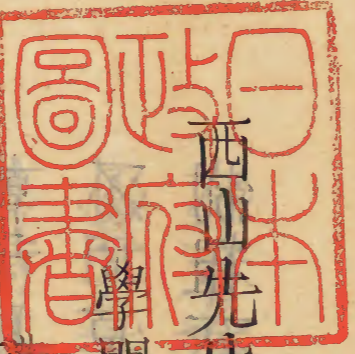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23
冊數	40 (24)
函號	299 11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卷之二十四



學門

淺草文庫

記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

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漢志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

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

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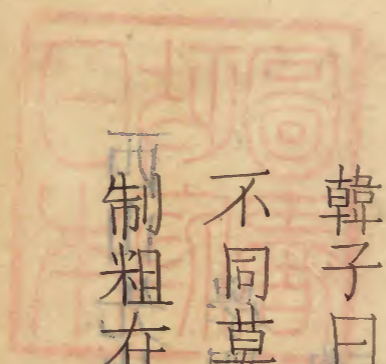
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朱子曰經禮

即今儀禮但亡逸者多故其篇數不及三百曲禮則

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云云○愚按鄭氏諸人皆以周禮三百六十官為經禮儀禮為曲禮朱子始以臣瓚及葉氏之說辨中其不然始記其畧於此以見經禮曲禮之別云○葉

氏名夢得二百曲禮三千其疑一也

韓子曰予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之於今者蓋寡訟襲不同莫知其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自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



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與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樂備矣必百回愚謂韓子可謂好古矣然以為於今無所用則亦考之未詳也○朱子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儀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又曰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讀禮記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着

處○又曰禮記只是解儀禮如喪服小記便是解喪服傳推之諸篇皆然○問禮書曰惟儀禮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國之士及漢儒所哀集問儀禮傳記是誰作曰傳是子夏作記是子夏以後人作又曰漢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想必有可觀但當時君臣間有所不曉遂至無傳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溫公論景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獻王爲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又曰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享之禮自漢以來凡天

子之禮皆是將士禮來增加爲之漢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此士禮以爲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天在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又曰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至於盛情文極細密極周緻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只看古人君臣之際如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經而其踊今日之事至於死生之際愆然不相關不啻如路問人恩義安在又曰儀禮舊與六經三傳並行至玉介甫始罷去其後雖復春秋而儀禮卒廢今士人讀禮

記而不讀儀禮故不能見本末
 問周禮有訛缺否程子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
 張子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詛之類必非周公之意蓋盟詛起於王法不行人無所取直故要之於神所謂國將亡聽於神也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大必不能得也

又曰周禮惟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得

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又曰右麟趾關雉之意然後能行周官之法度

或問云云何也朱子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

楊氏曰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
 朱子曰周禮周公遺典也

胡氏父子以為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又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又曰周禮一書周公

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
問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曰說制
未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周禮畢
竟出於一家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
是周公意思又曰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
所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
天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
以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況於
得先事措置思慮預防是着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
忘彼佛氏只合下將那心頓下無用處總動步便踈

脫所以吾儒貴窮理致知便須事事物物物理會過又
曰五峯以周禮爲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
宰却管甚宮闈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
闈交結近習以爲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
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
哉又如王后不當交通外朝之說他亦是懲後世弊
要之儀禮中亦分明自載此禮在至若女祝掌凡內
禱祠禴禘之事使後世有此官則巫蠱之事安從有
哉又曰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他這
箇一如碁盤相似枰布定後碁子方有放處舊嘗妄

意此書大綱是要人主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得其所而已不如是不足以謂之裁成輔相參贊天地耳曰是德地須要識公平意思○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許但不敢令學者看又曰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却是後一截事問周禮合如何看曰也且循註疏看去第一要見得聖人是箇公平底意思陳君舉說天官之職如膳羞衣服之官皆屬之此是治人主之身此說自是到得中間有官屬相錯綜處皆謂聖人有使

之相防察之意這便不是○按永嘉陳氏君舉有周禮說曰周制三公位冢宰則冢宰與王坐而論道者也今攷其屬小宰掌外治凡與王左右親習之官隸焉內宰掌內治凡與后左右親習之官隸焉而他無職業凡若是作格君心四篇其一曰凡饗飧田苦薪蒸之事醫藥之事酒漿之事幄帟次舍之事甚卑冗也甚煩辱也必用命士必皆領於冢宰若王有師田之事則大僕而下凡僕馭之官有祭祀之事則大祝而下凡巫祝之官有燕樂之事則大師而下凡聲樂之官其用命士每官多至四十人往往皆大夫長之

而屬於卿若夫宿衛非宮正之羣吏則宮伯之士庶子所謂執矛戈立階祀皆冕衣裳者非若後世但以兵衛也昔周公作立政大抵汲汲於用賢而以虎賁綴衣趣馬携僕列諸左右常伯三事之下常伯三事皆大臣也名位尊矣視趣馬綴衣至不等而周公一槩言之何也誠以大臣進見有節敷奏有常而朝夕與王燕者則斯人也必以士爲之則必公卿所自簡除所自考課苟非命士則簡除考課不出於朝廷其進雜而羣枉至矣是故分隸於列卿而冢宰之治特詳書曰昔在文武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朝夕承弼

厥辟由此其選也訪周公之教世子也魯公之子伯禽衛康叔之子牟齊太公之子伋俱事成王伯禽伋伋蓋宿衛國子也他日能爲顯諸侯而成王與之處則相觀而善之益多其後詩人刺皇父曰皇父卿士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蹶維趣馬艷妻煽方處以是數人者皆相從於女謁者也由此觀之王之所與燕私得其人則太子見德而成王爲賢君不得其人則女謁行而褒姒之禍作自后世子賢否繫焉而周之興亡從之如之何其不謹乎○其二曰庖事酒事衣裘之事唯王及后有司不敢僉旣不會矣而必領於大

臣何也彼賤有司誠不宜以苛細課校至尊唯大臣以道佐人主獨得與人主可否相是非是故領之夫富有四海而一人之奉就使無節歲費幾何方且嘉與大臣以自防檢庶幾過差不中九式之度雖有司不敢議而大臣盡規所以資啓沃成敬畏也○其三日嘗讀關雎知三代而止后妃極天下之選矣后妃母儀天下而慊慊然有不足配至尊之意當是時夫人嬪若干人世婦若干人女御若干人各以其職奉正所以典賓祭蕃子姓之官備矣后方惻然遐想幽深側陋之間尚有遺賢宜配君子求而不可得則中

夜不寐展轉嘆息庶幾得之吾當推琴瑟鐘鼓之奉與之偕樂而後慊后德如此則宮掖之政一以聽后之所爲奚不可者今廼內小臣而下凡閹官九嬪而下凡婦官下至於女奴曉祝者曉書者曉裁縫者必屬之大臣則夫員數之增損職掌之廢置祿秩之多寡賜予之疏數皆稟命於朝廷而后不與且使內宰得以稽其功緒而賞罰其勤惰苟違有司之禁雖天子不得自以爲恩是故私謁不行而內政舉古之所謂正家者蓋如此而非屑屑然也今出房闈而方較是非於侵紊之後爭子奪於縱弛之餘抑未矣漢太

尉楊秉紆中常侍而尚書詰以三公統外安得越奏
近官蓋內治不聽於公卿久矣無怪乎後世之多亂
也歟其四曰周之學政不別言王世子而嫁子無王
姬之法蓋天子之元子母過命士與公卿大夫之子
共齒於學王姬之車服雖不繫其夫而其肅雝之詩
曰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則從夫之序也夫唯王與后
自牧甚卑則以能下人爲家法夫唯能下人而後能
長有天下自秦人尊君卑臣之令行無惑乎後世之
疑周禮也○自此而上蓋朱子之所是故錄之餘不
取

程子曰禮記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繆之說乖繆
之說本不能混格言只爲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在
泥沙耳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譬之化工生
物剪裁繪畫雖似相類終不若化工所生者自有一般
生意

禮記儒行經解極害義理又曰儒行之篇如後世遊說
之士以爲誇大之說觀孔子平相語言有如是者否
朱子亦曰讀禮要人自辨別其間非純是格言如至
孝近乎王至弟近乎伯全不成義理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得之

表記亦近道其言正變通益是也蓋禮記中語乎
朱子曰世謂禮記爲漢儒作非也漢儒最純者莫如董
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曷嘗有禮記中語乎
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
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安能到此哉
禮有經有變經者常也變者常之變也先儒以曲禮爲
變禮蓋曲者委曲之義故以爲變禮然毋不敬安定辭
安民哉此三語謂之變可乎先儒以儀禮爲經禮然其
中亦自有變又不可一律觀也不論特以儀禮爲經
問孔子何以問禮於老聃曰始疑有兩老聃後思之老

子曾爲柱下史故知禮之節文所以孔子問之聃雖知
禮然其意以爲不必盡行行之反以多事故歟絕滅之
禮運所謂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亦有此意
東萊呂氏曰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
周旋若事事理會必有所不用周惟常存此心則自然不
違乎理心有時而不存則禮有時而或失內有毫釐之
礙則外有尋尺之差
而下云如天之於百物根莖枝葉華實條幹豈不一生
之哉氣則百物自生若一枝一葉之病則是氣不到
處也又所謂遜志如徐行後長如洒掃應對如相師

表皆是
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又載籍未經秦火然
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
之餘而多出於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
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而猶大而不學欲以
朱子亦曰古禮難盡行後世苟有作者必須酌古
衷之宜若如古人煩縟如何教令人盡行得古人吐下
習熟不待家至戶曉皆如饑食渴飲故不見其爲難
又曰若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且是理會本原
冊曾子垂死丁寧說及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孟子答滕

文公喪禮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吾嘗聞之矣齊
古衰之服餽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便是大原大
本又如說井田只據詩裏說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後
面都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說
井田只說這幾句是好看孟子不去理會許多
細碎只理會許多大原大本因說如今學問不考古
固不得若一向去採摭故事零碎湊合說出來也無
甚益孟子概然以天下自任曰當今天下舍我其誰
哉到說制度處也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嘗聞

其畧也又曰以明堂位觀之周人每事皆添四重虞
黻不過是一水擔相似夏火殷藻周龍章皆重添去
若聖賢有作須簡易疏通使見之而易知推之而易
行蓋文質相生秦漢初已自趨於質了大史公董仲
舒每欲改用夏之忠不知其初蓋已是質也又云孔
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已厭周之文了又曰行夏
之時乘殷之輅此意皆可見使有聖賢者作必不盡
如古之禮必當裁酌從今之宜而為之也

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考訂此事故學者有所傳
授終身守而行之凡典禮有疑輒就質問所以上自宗
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分明漢唐時猶有此意
以上禮經要指○朱子又曰禮記有王肅經煞好太
史公書載樂記全文中兼有王鄭二註○鄭康成是
个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
亦該博陳又勝似陸後世禮樂無足觀者諸儒議論
却有可取當別類作一書六朝人多精於禮必竟當
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使用此等人議之
下如今刑法官專用試法人

春秋要指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孟子

公都子問夫子好辨章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

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朱子曰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

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

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

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

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

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南軒曰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亂臣賊子之情偽

畢見而討絕之法著焉施於萬世皆無所遁其跡故

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朱子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

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世也春秋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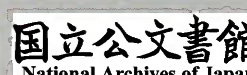
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

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也

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
 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
 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文之於春秋者其義則丘竊取之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
 矣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威文為盛史史官也切取者
 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
 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
 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
 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

蓋又承此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
 主事莫大於春秋故特信之於春秋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春秋無義戰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
 文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
 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大夫聖文以著其
 征者上伐也敵國不相征也征者上伐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
 其所以無義戰也其所以無義戰也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



而不汗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

漢述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作春秋太史公曰余聞

之董生也

仲舒

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
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
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
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
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
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匡道之大

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
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
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
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繆以千里故臣弑君
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
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
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爲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
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
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

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而不收其宜數變事而不收其詳文中子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折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程子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斷例始見法之用

昔楊氏曰孔子於六經言其理春秋著其行事若得六

經之理春秋誠不難知以至於此則知文如理則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

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會盟之類蓋欲戒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義上下有異則義須別

春秋傳為按經為斷

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黃轆隅問春秋如何看曰云云○按轆隅名晞亦當

時為古學者炳燁燁夫子作春秋為百王不場之大法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經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傳序春又曰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襲損

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

問春秋書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恐懼修省

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士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

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

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意矣又曰五伯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
孫復云春秋有貶而無褒邵子曰春秋禮法廢君臣春亂其間有能爲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况五伯實有人功於天下安得不與之也
春秋皆因事而褒貶非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春秋爲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夫聖人之經

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
春秋書實事而善惡自見此之謂天理之自然而非
知人之私意也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武夷胡氏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叙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詞辨而義精學經以傳爲按則當闕左氏玩詞以義爲主則當習公穀如載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於魯卽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讓之實可按而知也當闕

言言言
左氏謂此類也若夫來則仲子以爲豫凶事則誣矣王
正月之爲大一統及我欲之暨不得已當習公羊氏謂
此類也若母以子貴勝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
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
於殺也當習穀梁氏謂此類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夫
日卒爲正則鑿矣萬物紛錯懸諸天象言渚亂折諸聖
要在反求於心斷之以理精擇而慎取之則美玉之與
珉珠必有能辨之者自晉杜預范甯唐啖助趙匡此數
子者用力甚勤時有所取雖造宮墻之側幾得其門而
入要皆未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也故不與七家之

列必兼而善自此而趨於善者必知而惡自此而趨於惡其
文謂孟莊董文仲子程邵張今增孔子自言及左氏傳
其章以是若類會史以高王去其類則世又之其類其
七家所造固有深淺獨程氏嘗爲之傳然其說甚畧於
意則引而不發欲使後學慎思明辨自得於耳目見聞
之外者也故今傳事按左氏義採公羊穀梁之精者大
綱本孟子而微詞多以程氏爲證云云不詳其說也
傳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
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
相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

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已
任而誰可五典弗悖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
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
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
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
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
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
之倫而典自此可悖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
者必衰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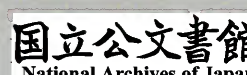
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
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過人欲於橫流存
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無其位而
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
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
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
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
百王之法度萬世之繩準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
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

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平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朱子曰春秋大指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又曰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春秋之大指也又曰春秋正義明道貴王賤伯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

南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又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春又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若但以今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洒然處不能春無失也朱子謂得之延平先生者如此又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又曰春秋之事且據左氏當時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又曰孔子只是要備二三百年的事故取史文畧加修定何嘗云

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會盟征伐不過見諸侯擅與自肆耳郊禘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十一四十一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書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看却分明高其義者然其曰且我矣春秋本明道正誼之書今人止較齊晉伯業優劣及成謀利大義晦矣春秋本明道正誼之書今人止較齊晉伯業優劣及成謀利大義晦矣春秋是末後事惟理明義精方見得春秋本明道正誼之書又曰春秋是言天下事學者讀書先要理會自肥分土事春秋是言天下事學者讀書先要理會自肥分土事

南軒張氏曰春秋即事而明天理窮理之要也觀其書取其大義數十斷為定論而詳味其抑揚予奪輕重之宜則有以權萬變矣南軒張氏曰春秋即事而明天理窮理之要也觀其書取其大義數十斷為定論而詳味其抑揚予奪輕重之宜則有以權萬變矣又曰時文亦未始無義也又曰時文亦未始無義也經以止春秋要指○問三傳優劣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聖曾講學公穀考事甚踈然理義却精二人乃經生傳之得許多說話往往却不見國史又曰左氏有淺陋處如君子曰之類病處甚多又曰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又曰左氏乃一趨時避害之人要置身於穩地而不識道理於大倫處皆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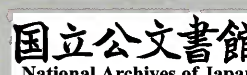
大學論所置便說君臣父子左氏豈知此如云周鄭
 絞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正如田客論主而責
 其不請飲茶使孔子論此肯如此否尚得論謂聖人
 同好惡哉又曰左氏傳是箇博記人作只是以世俗
 見識斷當他事皆功利之說○又曰近時言春秋者
 未皆是計較利害大義却不會見如唐陸淳本朝孫明
 復之徒雖未深於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可畏
 終是得聖人意思又曰胡文定春秋傳大義正義論
 所開洽精神存取此本與後世看縱未能盡得然不
 南仲不遠矣又曰劉棻攷春秋亦好蘇子由呂居仁亦

奇看得平

與問語孟要指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
 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
 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
 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
 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
 今日耳聞自然有得
 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

味來涵養成甚生氣質其人苦推彼語並切來而
凡學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言語切已不可只作
一場話說論語中語多而切已之語尤多切已之語
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又曰論孟只剩
至讀着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
望不足五峯胡氏初見龜山先生問為學之方先生令
熟讀論語問何為要曰熟讀初不知異後來方覺此語
之深切又曰論孟切已之語多矣本論語中切已之語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曰固是好但終是不浹
洽耳

意問論語須揀緊要底看否朱子曰不可須從頭看無
錯精無粗無淺無深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若便要
揀別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
皆着理會教徹透蓋道體至廣大若不盡見必有窒
礙處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尹和靖嘗言近日看論孟似有所見先生曰所見如
何曰只見句句皆是實語先生首肯之曰善涵養
又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
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此讀論語非是要理會言語要識得聖賢氣象讀論語
 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又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有
 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又曰今人不會讀書如
 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
 是不會讀又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
 讀之愈久但覺氣味深長
 論語問而答異者甚多或因人才性或觀人之所問
 意思而言及所到地位自合朱子曰不可與貧賤言無

或問學者之於論語其用力也奈何朱子曰循序而漸
 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
 次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
 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
 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
 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
 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躐易陵躡之患矣是
 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
 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
 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淡

言言言 卷之二十四 二五
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及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踈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它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

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語又曰讀孟子非惟看它義理熟讀之便曉作文之法也首尾照應血脉貫通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閑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克擴之端

論語中看得有味餘經亦迎刃而解

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不可穿鑿求速成又不可苟簡閑看過直須是置心平澹愨實之地玩味探

言言言
索而虛恬省事以養之遲以不懈當自覺其益又答
魏元履書云欲爲春秋學其善但前輩以爲此學者
論最後一段事蓋非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
心緒轉雜與讀史傳據故實無異况左右心中本鬧
文非所以矯失而趨中也愚意以爲不若且看論語
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
讀孟子未言梁王問利國便說盡心
南軒張氏曰論語曰夕玩味覺得消磨病痛稍變氣質
須是潛心此書以久愈見其味

又曰論語首篇所記大抵皆欲畧文華趨本實敦篤躬
行循序而進乃聖人教人之大方從事於此則不差也
又曰學者潛心孔孟莫先於明義利之辨已見前義
利篇○以上語孟要指○朱子曰論語一日只看一
段大故明白底看兩段須是專一自早至莫夜雖不
讀亦當涵味常在胸次

詩禮樂附詩書禮

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朱子曰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
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

詩書言
卷之二十一
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程子曰孔子雅
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
要在默而識之也○此章兼言詩書禮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
趨而過廷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
學詩大效也○此章兼言詩書禮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廷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
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
子之遠其子也

此章兼言詩禮

子曰興於詩

朱子曰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
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
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是
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

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而立
立而不為事物所搖奪者必於是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
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
之終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是而
得之是與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
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
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
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

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穉皆習聞之而知
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
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
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
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
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
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
今之成材也難○或問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
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始學舞大夏今夫子
之言其序如此乃與教之先後不同何也曰詩者樂

之章也故必學而後誦詩所謂樂樂蓋琴瑟埙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風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咏嘆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强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

其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醇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能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而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也○問興於詩如何程子曰古人自小諷詠自然善心生而興起今雖老師宿儒不知詩也○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氣象○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

皆是此意○南軒曰此學之序也學詩則有以興起其性情之正學之所先也禮者可踐之規矩學禮而後有所立此致知力行學者所當兼用其力者也至於樂則和順積中而不可以已焉學之所由成也此非力之所及惟久且熟而自至焉耳○此章兼言詩禮樂

六經之教

記經解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鄭氏曰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

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疏曰言人君以六經之道各隨其民教之民從上教

各從六經之性觀民風俗則其教可知也溫謂顏色

溫潤柔謂性情柔和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故云云

書錄帝王言語舉其大綱事非煩密是疏通上知帝

好皇之世是知遠樂以和通爲體無所不用是廣博簡

易良善使人從化是易良易之於人正則獲吉邪則

獲凶不爲濫濫是潔靜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

禮以恭遜節儉齋莊敬慎爲本若人能恭敬節儉是

禮之教屬合也此近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
此次褒貶之事是此事此人君行此等六經之教以
化於下在下染習其教還有六經之性故云云
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
春秋之失亂
失謂不能節其教者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易
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以近於傷善春
秋習戰鬪之事近亂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
而深於書者也
廣博易簡而不奢則深於樂者

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
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正義曰詩爲樂章詩樂是一而教別者若以聲音干
戚以教人是樂教也若以詩辭美刺諷諭以教人是
詩教也此爲政以教民故有六經若教國子則唯用
四術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
此章言六經之教○程子論經解說見前然朱子於
論易則曰易初未有物只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卦
畫則渾然一太極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
發出則陰陽吉凶事事都有在裏人須就至虛靜中

見得這道理周遍通融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滯
泥不通此所謂潔靜精微易之教也其序呂氏詩記
亦謂其有意於溫柔敦厚之教則朱子之於斯言蓋
深取之注疏之辭多未粹愚謂古者君臣上下共由
六經之道上之所以爲教者此也下之所以爲學者
此也上因性以爲教下亦因學以成性故觀其國之
俗卽知其君之教學詩則能感發其性情之正故其
爲人溫和而柔順敦篤而厚重學書則通知古今治
亂之理故其爲人疏明不滯而所見者遠樂以導和
故學之者開廣而博大平易而溫良易道簡潔精深

禮主於恭儉莊敬故學之者各得之而成其德春秋
連屬其辭比次其義以寓是非褒貶之指故凡能如
是者必有得於春秋者也古之學者學一經必得一
經之用其曰爲人則氣質俱化習與性成矣其視後
世通經之士徒習章句訓義而無益於性情心術者
何如哉然人各有所偏醇厚者於智或不足故其失
愚疏達者於言或易發故其失誣博大者易以奢廣
峻潔者易以深刻恭敬者或煩勞而不安樂屬辭比
事而不至者則善惡或至繆亂故必矯其失而後有
以全其得亦如古者教胄之意也曰詩之失書之失

言書言
卷之二十一
三三
云者蓋言學經者之失非謂經之有失也或謂孔子之前六經未備教者何以爲教學者何以爲學哉曰經之書雖未備而經之理已具於人心故以溫柔敦厚教之者卽詩之教以疏通知遠教之者卽書之教也其它皆然然六經未備則學者難爲功六經既備則學者易爲力今之學者學此經則當思有得於經者何如學詩矣吾之德果溫柔敦厚矣乎學書矣吾之德果疏通知遠矣乎必如是而深思焉如是而自勉焉庶乎爲善學經者不然則章句而已耳訓義而已耳其何益哉

荀子曰六經之指書以尊事樂以尊味是也學劍則春荀子曰書者政事之紀也以爲記而不可忘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人而無詩則其言不雅而詩謂樂章所以節音生乎中而止不使流淫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復殫矣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爲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

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
 畢矣又曰禮樂法而不說則為教學者何以易學哉曰
 有大法而不曲說夫公認既文除其時時難其說
 詩書故而不切賦之辭雖亦通知遠教之者即書之教
 詩書但謂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
 春秋約而不速以論音也者中亦此初亦此謂春秋
 文義隱約不能使人速曉其意○愚謂法而不說謂
 陳列其法使人自悟而無待於論說故而不切謂但
 苦述已然之得失使人視以為監而不待於迫切表而
 莊子曰詩以導志書以導事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

秋以導名分
 即朱子曰莊子此語後來人如何可及直是如快刀利
 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
 楊子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說天者莫辯乎
 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
 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捨斯辯亦小矣
 按戰國以來辯士之說勝而不根諸理流俗惑之至
 漢猶然故楊子發此論然於五經之指未能大有發
 明也其後班氏作藝文志有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
 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

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故易為之原夫六經於五常之道無不包者今以五常分屬於六藝是樂有仁而無義詩有義而無仁也可乎哉大率漢儒論詩經鮮有得其指要者及不若莊生之當於理也

史記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哀公時

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時周室衰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日後雖百世可

知也又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儀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之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帝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

叔孫氏車子鈕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
 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也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
 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
 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據魯親周其辭約其旨博郢楚
 之君自稱王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昭周天子而
 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
 義後有王者舉而用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
 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
 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以上總論六經之指

文如取風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卷之二十四終

